

世間為什麼有「生」？既然「生」了，為什麼又有「死」？「生」到底從何而來？「死」究竟往何而去？

如果人間沒有「出生」與「死亡」的事件發生，就無「人生」可論。由此可知，「生」與「死」的現象乃是生物界最自然不過的事，同時也是構成人間世的最基本前提。

子路問事鬼神。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

中國人向來忌諱談論生死大事，尤其是有關死亡的議題，甚至於觸及或令人聯想到死亡的字詞及語言都要迴避，譬如有許多大樓與醫院沒有第「四」樓，有些國內外航線的飛機上沒有第「四」排。國人還為這種避談生死的心理，找到一項權威的理論根據，就是孔子所曾說過的：「未知生，焉知死？」其實這項引述與推論是對孔子的生死觀極大的曲解，個人不得不在此為老夫子提出一些應作的辨正。

依個人淺見，要如實地理解這段對話並正確地詮釋其意涵，必須掌握兩點關鍵：一者，遠從孔子對子路性格的了解，以及師弟之間的互動關係來思考，二者，近從這段問答之間的脈絡來分析。

對話是由子路提問如何祭祀鬼神開始，而孔子向來就不喜談論「怪、力、亂、神」的問題，所以他其實根本就不想回答，所以用反問的方式回絕了問題，沒想到子路不知趣，緊接著又提出另一個有關生死的大議題，而老夫子則是順著先前的口氣與對應模式，同樣地以反問的方式拒絕了進一步的討論。

個人以為除了不談怪力亂神的理由之外，極有可能是在孔子的心目中，子路不是談論這個問題的對象。只是老夫子在無意進一步討論的脈絡之下回應子路的問話，根本就不能據以認定此為孔子的基本生死態度。

假設當初問話的人不是子路，而是顏回，老夫子或許會樂意一談，因為顏回是孔子心目中唯一好學的弟子，應該夠資格討論此一「究天人之際」的大哉問。可惜該提此一問題的顏回，不幸短命死矣而來不及問，而性格豪邁衝動的子路，卻因率爾提問而讓老夫子在有意無意之間留下一則千古的疑團與公案，不但誤導國人的生死態度，並致使夫子遭人曲解二千五百年。個人在此僅強調一點，孔子非不知生死，亦非不論生死，而是他所闡述的主要是生死的社會意義，以及其與孝道倫理間的關係，至於生死本身的主體性意義，亦即佛家所謂之「生死大事」，孔子的態度是傾向於存而不論。

「阿公死了以後，他會去哪裡？」

台灣民間有一個制式的答案：

「他去蘇州賣鴨蛋了。」

顯然這是一個刻意迴避問題的答案，一方面只求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撫慰幼小心靈的悲傷情懷，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吾人普遍不願意認真面對(甚至於逃避)死亡問題的基本態度。

眾生對死亡的恐懼，一方面源自於執著現世的存有——包括「我」與「我所」，以及對生命是否延續的疑慮；另一方面則是受到社會文化與傳統民俗對死亡印象的負面薰染與誤導。對絕大多數的人而言，生命消逝的哀傷場景與生離死別的悲痛情懷，儼然加劇了死亡的恐怖與威脅。人死後，生命就這樣無端地消逝了嗎？還是有另一段生命的續起？如果有死後的生命，那麼會是哪裡呢？是羽化登仙，神遊太虛，翱翔宇宙嗎？是上天堂永生？還是下地獄受苦？是到陰曹地府成了孤魂野鬼？還是六道輪迴投胎轉世？這些令人困惑的問題，都曾經在我們早年的心中燃起陣陣疑團，與「生從何來」的公案一樣，「死往何去」的問題也是一個有關「存有論」的哲學思考，而不是牽扯到怪力亂神的迷信或《聊齋》之談。

從生命本身的觀點來看，「生」與「死」都是「生命之流」無法分割的一部分，換言之，「生」、「死」是一體之兩面。

所有人一出世就朝著生命旅途終點的方向走，這是一個實存的客觀事實，沒有人會懷疑這一點，但絕大多數人都極力迴避掩蓋這個事實，而不願察覺「死亡」其實就是我們「存在」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德國哲學家海德格在他的《存在與時間》一書中，對人的存在以「實存分析(existential analysis)」的觀點下了一個定義：「人是『向死的存在(being-toward-death)』」。面對死亡，眾生一律平等，沒有男女老少或者貧富貴賤的差別待遇，換言之，死亡是究竟平等的。

如果以「生死的劇目」來比方不同宗教的觀點，基督宗教的永生說有如單元劇，其內容是由上帝製作、編劇兼導演；佛教的輪迴說有如連續劇，由所有的眾生集體創作，自導自演。

對絕大多數人而言，死亡是一種無可逃避的威脅，既然無可逃避，何妨勇敢地面對，如伊莉莎白·庫布勒·羅斯(Elizabeth Kuebler-Ross)所言，將死亡視為一種挑戰。生命與死亡或許沒有絕對客觀的價值與意義，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力行以活出主體的價值與意義，同時也可以參究死亡的奧祕，講求死亡的品質與展現死亡的尊嚴。

死亡有三個孿生兄弟，即是「老朽」、「疾病」與「災難橫禍」，換言之，他們是導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弔詭的是，死亡的「原因」卻比「結果」還來得可怕，假設我們只會老朽退化、罹患病痛、承受災禍，而不會死亡，則會陷入一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生不如死的困境，例如植物人，其後果實在不堪想像。所以死亡對我們的生命是有很深刻的意義，休息之後再出發。

海倫·聶爾寧(Helen Nearing)在她的《美好人生的摯愛與告別》(Loving and Leaving the Good Life)一書中談到死亡時，提出極為發人深省的觀點，她說到：「人生無死亡實在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死亡讓人們有機會在奮鬥了幾十年後得以休息，就像一天結束時，學生交完作業，放學回家，輕鬆一下。死亡乃是肉體生命的假日，是人生的一個新的轉捩點。人不可

能不死，所以我們應該歡迎它，就像白天的工作結束後，我們需要晚間的睡眠一樣，只不過死亡帶給我們的是更為漫長的黑夜與白天。」

然而我們面臨死亡之時有一個難題，就是能否善終而有尊嚴。《尚書·洪範》篇中說人生有五福(也就是「五福臨門」這個成語的出處)：「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這最後一福「考終命」即是善終，換言之，也就是死亡的尊嚴與品質。古哲將善終列為人生五福之一，而且是五福之終極，可見其對人生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面對死亡既然是人生中一門必修的課程，我們就可以及早作研究的功課與死亡的準備，免得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面對死亡的預備功課，包括靈性的提升，宗教的探求，哲理的思惟，生死觀的建立等等。在世間人倫與法律層面，則是預立遺囑，以免身後引起子孫的爭端。具體的功夫則有平日的養生之道，或是宗教修持，以期能預知時至，瀟灑走一回。

生死大事究竟是人生無法迴避的必修課題，最後借用佛教的論點，以總結不同層次的生死態度與生死境界：凡夫因貪生怕死而醉生夢死；二乘因厭離生死而了生脫死；菩薩因慈悲大願無畏生死而出生入死；諸佛因證不生不滅而涅槃寂靜。